

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罪其分或屬搖機事  
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  
倖竄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  
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  
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有應  
詔言事而坐越職贖銅者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  
詔書行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  
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后已有旨散  
遣修京城遷卒罷減皇賦肉規者止御前工作出  
近侍之無狀者三千餘人戒飭中外無敢苛刻暴

飲廢道洛向物貨場及民間戶馬寬保馬限皆從  
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賞公急務陛下已畧行  
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行狀

拜門下侍郎元豐之末天下多故二聖嗣位民日夜  
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二年無改於文之  
道欲稍損其重者毛舉數事以乘人言公慨然爭  
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安石  
惠卿等所建為天下言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  
採焚拯溺猶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  
改父眾議乃定遂罷深中團教休養易法歲闕



保馬法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  
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入錢皆除其息京  
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  
復其舊獨川峽茶以邊用未罷遣使相視去其甚  
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  
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  
其數量入以爲出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  
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  
免舞階公益疾其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  
乃上疏論免役五等之直降勅罷之卒用熙寧以

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  
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便用  
兵爲失時異議甚衆獨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  
奪遂詔諸將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  
公奏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略等爲十科以求天下遺  
材命大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如進士  
公高選皆從之行矣

元祐初温公輔政是歲天下鬪死刑千人其後二呂  
繼之歲嘗數倍此豈智力所能勝邪談叢  
公既改新法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



公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初惡惡臭誠  
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  
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  
學無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  
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者曰其  
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  
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行狀

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  
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  
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范六史集

晁無咎言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  
有不可對人言者耳東坡集

公初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况於公主遂約取  
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  
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放劄  
恕范祖禹爲屬官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於荀悅  
親爲製序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御邸



舊書二千四百一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以賜金

遠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及為相遼人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

生事開邊隙 神道碑

先生每與君實說議不曾放過如范堯夫言件事只

爭得三四倍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人言

儘人情通更不怒便是好處 哲氏遺書

蘇內翰賦作公神道碑銘曰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

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撥

之其相維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馬一羣萬人

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聖忘已惟

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

爾賈于途我耕于野是時時哉既用君實我後

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驚不搏羽毛異朝雄傑

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

公于異識公于微朕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

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司馬康公之



字公休。文正公之子。舉明經中第。事神宗。哲宗。  
位至司諫。有諫議大夫。

君性端謹。性至孝。居母憂。勺飲不入。日者。三自杖。而  
後能起。見者哀之。文正居洛十五年。往來陝洛間。  
士之從學於公者。退與君語。未嘗不稱得塗之人。  
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司馬公之子也。公薨。執  
乘如夫人。哀毀有加焉。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  
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范太史撰墓誌

君爲講官。嘗上疏。歷陳前世治少而亂多。祖宗創業  
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上。及時向學。守天下太

溫公臨終  
養心事詳論

器。又勸太后。毋於禁中訓導。其言切至。又言。孟子  
爲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所宜觀覽。上曰。方竊孟子  
尋詔。講筵。官編修。孟子二卷。會除諫議。未受條具。諸  
病矣。猶自力解。孟子二卷。會除諫議。未受條具。諸  
所言。臣言以待。曰。得一對極言而死。無所恨矣。疾病  
召。召醫。丁克。鄉民間之。詣醫。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  
深。公其子。病願速。往來者。日夕不絕。醫遂行。至  
則疾不可爲矣。沒二聖。嗟悼不已。所以優卹。博贈  
之甚厚。墓誌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八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呂公著 中國正獻公

宋學顯令中  
馬嘉植培元 參正

字晦叔文靖之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相抵呂公不

歐陽脩為翰林薦公交學行誼宜在左右稱公清靜

公寡慾有古君子之風及脩使北虜虜問中國德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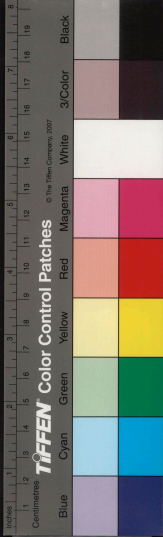
文章之士脩以公及王荆公對家傳

歐公嘗患士大夫少高退之節乃薦公及張唐公王

宋學顯令中

宋後集

之其...



卷八

*[Faded calligraphy,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large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八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中  
馬嘉植培元  
參正

呂公著 中國正獻公

字晦叔文靖之子以恩補官中進士第相托呂公

贈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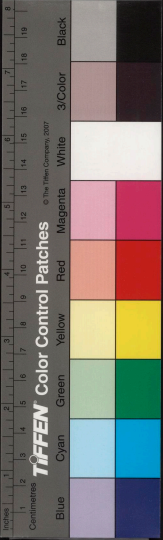
歐陽脩為翰林薦公文學行誼宜在左右稱公清靜

公寡慾有古君子之風及脩使北虜虜問中國德行

文章之士脩以公及王荆公對家傳

歐公嘗患士大夫少高退之節乃薦公及張唐公王

朱後集



荆公傳持國欲以激厲風俗又薦荆公與公作諫

官家塾記

公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粗陳其畧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為上反覆申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毋諱公因進講言弒逆之事臣子所不忍言而仲尼書之春秋者所以深戒後世人君欲其防微杜漸居安慮危使君臣父子之道素明長幼嫡庶之分早定則亂臣賊子無所萌其奸心故易曰履霜堅冰至由辯之不早辯也

公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上知公意深切每改容鞠躬如在車之式

傳

公於講讀尤精語約義明可為當世之冠與司馬光

同侍經筵光退語人曰每聞聊叔講便覺已語煩

呂汲公撰

神道碑

卷之三

宋後集

二





自仁宗未卒以二月開經筵至重牛罷八月復開至冬全罷是歲詔以九月五日開至重陽罷公奏願陛下日御邇英以循先帝故事詔即從之後講論語將畢公以尚書備三帝三王之道尤切於治乞猴進講論語畢日進講尚書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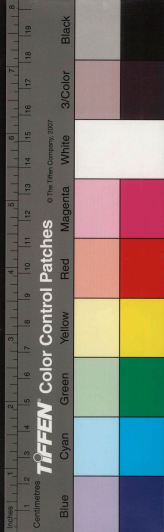
英宗自太廟赴南郊問今之郊與古之郊何如對曰古之郊貴誠尚質今之郊盛儀備事物求而已

神宗自在藩邸即熟聞公與司馬光名及即位首召二人爲學士朝論翕然稱得人

神宗初御經筵公進講尚書至天乃錫士勇智上曰

何以獨言勇智公曰仲虺方稱成湯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之德當知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然後可以盡善時上方富於春秋故公以好勇韞武爲戒並家傳

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言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人之語則不爲邪說所亂頗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益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哲王正厥事益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惟陛下勉行而勉終之



拜御史中丞入對上語及西陲襄公退而奏曰惟當  
修嚴武備來則應之以逸待勞若臨遣大臣張皇  
武事或議深入或求奇功皆非國家至計後公主  
位朝廷遣大臣臨邊已而西征無功士卒內潰皆  
如公所料

公知貢舉在貢院密上奏曰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  
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且近世有司考校已專用策  
論今來殿試欲乞<sub>作策</sub>自宸衷惟以詔策<sub>公</sub>治道  
是歲上臨軒遂以策試進士<sub>多傳</sub>

介甫與聊叔素親患嘉謀多橫議故用聊叔爲中丞

既而天下皆患條例司爲民害聊叔乃復言條例  
不便介甫以聊叔叛已怒之尤深已而上語執政  
呂公著常言韓琦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  
介甫因用爲聊叔罪除知潁州<sub>盧公日錄</sub>

王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  
不太平及薦甲公爲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  
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奸荆  
公之喜怒如此蓋豫覺莘老嘗爲上言今藩鎮太  
甚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  
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



古學朋友之節其心甚善  
虛心受責知

美鬚誤以為申公也見聞錄

彗星見詔求直言公疏曰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者何哉此任事之人負陛下也何以言之士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為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為天下之至不肖其於人才既反覆而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矣陛下獨不察之乎神道碑

公居洛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不與命矣康節曰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聞見錄

邇英進講上與公論治道遂及釋老虛寂之旨公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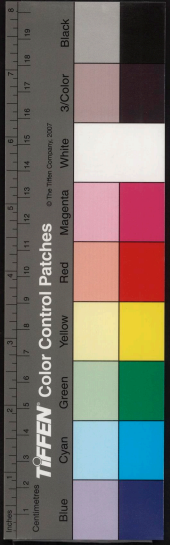
曰堯舜知此道乎上曰堯舜豈不知公曰堯舜雖知此而常以知人安民為志碑

初公自河陽入覲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

之幸也至夏士民相慶既受命出殿門武夫衛卒皆歡抃咨歎及光獻太后聞公進尤喜曰積德之

門也温公在洛聞公登輿以書遺都下友人曰勝叔進用天下皆喜以為治表聞其猶力辭尤不敢

致書君宜勸之早就職不台察士曰當以公為公既就職因奏自熙寧以來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



公士例爲小人所沮格指爲沮壞法度之人不可收用此非國家之利願陛下省察上曰當以次收用之

上初卽位韓終卽議復肉刑至是復詔執政議公以爲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辟不可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議吳充議復置園土衆以爲難行王珪欲取開封死罪囚試以劓刑公曰刑而不死則肉刑遂行矣議竟寢

上以慈聖旣升祔大推恩於曹氏凡進官被賞者二百餘人公因言自古亡國亂家不過親小人任官

官通女謁寵外戚數事而已上深以爲然

謀告夏幽其主秉常上對二府議大舉兵伐之公曰如謀者所告則夏人誠有罪然陛下未審以何人爲元帥未得其人則不知不舉五年四月公以西師無功奏曰外奏皆謂王中正宜正典刑翌日公上奏乞解樞務章繼上而請尤切乃除資政殿學士定州路安撫使及永樂城陷奏至上開天章閣對輔臣曰邊民疲弊若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他人未嘗及也

公至定州謝表曰進不敢盡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



公以職官人人傳誦以為撫實是時朝廷左經武事  
增修邊備趨時者爭獻北伐之策公至定武即為  
一言中國與契丹通好久邊境晏然無事塞上屯  
軍素有節制惟宜靜以鎮之保甲法新行被邊皆  
設教場日鳴金鼓課人誦戰法聲達於虜虜檄邊  
郡以為生事違誓約上委公處其事公即上奏以  
為遣邊人習戰法於境上非管子寓令之意也請  
一切罷去不聽並家傳  
哲宗即位公為通英侍讀始至上言曰人君即位之  
始當正始以正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

先於學學有緝熙于光明自新又新以至於大治  
者學之力也臣待罪講讀謹條上十議以裨聰明  
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  
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去奢九曰省刑十曰  
無逸居庸除執政遂倚以為相其論薄斂之略  
曰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之以喪國武王  
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八主道務仁義而已何必  
曰利家聲記

為君之道幾無出此十篇可為人君座右銘下蔡語錄  
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



仍陳美先帝  
是一公聖廟  
設於殿

自行而已。公曰：三省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濟，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乞事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遂定為令。

初執政三五日集都堂，長官專決，同列多不與議。及公秉政，非有故日，聚都堂，遂為故事。

公始與司馬光輔政，於是共推本先帝之意，蓋欲觀各四夷以強中國，會蕃財以佐其實，有司奉行失其本，自先帝固嘗患之矣。故欲更而未暇，與已更而未定，其記言具在而可考者，有若干事。若詰青苗之害，則曰：常平泉穀以禦水旱而貪散

以求利，至十之七八國失，拉球之備而民之責償被管筆者，眾責與利之弊，則曰：大傷鄙細，有損國體。戒用兵之失，則曰：南安西師，兵夫死傷者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救官制之滯，則曰：更新官制以嚴正吏治，至今頒行無緒，有以啓寵四方貽譏後世。於是公與同志者建請以常平舊法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改募役，罷保馬以復監牧，損保甲，欽選以便農作，除市易之令，寬茶鹽之禁，賜邊若積下民和，西戎於是民謐呼鼓。



無以爲便道碑

溫公病中與公簡曰。晦叔自結髮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政。平生所蘊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默大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蹉跌則入彼朋矣。先自病以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有所屬。今日屬於晦叔矣。

公上奏曰。自古治戎之策。雖三代之盛。亦不過求則禦之。去則備之。爲備之道。莫先於積穀。

初。溫公議凡役人皆不許雇人。以代然。東南及西蜀

諸路民有富貴或子弟業儒皆僱爲弓手執賊役。既不許募代。甚苦之。公聞其弊。即令一切聽雇募。民情大悅。

上以邇英講讀。以誦語畢。賜執政講。讀官左右史御筵。於資善堂內出御書唐人詩。分賜在坐。翌日。公上奏曰。臣伏念陛下膺哲之性。出於天縱。而復內禀慈訓。日新典學。誠以堯舜三代爲法。則四海不勞。而治將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爲君之要道。臣輒於其中。及孝經內簡要語。共一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惟取明。



白切於治道者庶便於省覽。或游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且就月將之助也。居數日。太皇太后宣諭曰。呂相所進要語已令皇帝即依所奏。每日書寫看覽。甚有益於學問。與編詩篇不同也。郎官何洵直失本部印公。曰洵直誠有罪。然重譴之。則自今滑吏皆有以制主司矣。乃薄其罪。

公在仁宗朝嘗請進士先策論。神宗初又獻議以經術取士。及知熙寧三年貢舉。遂密啓臨軒專用策試。未幾公以言青苗等事得罪去。王安石專政。乃盡罷詩賦。用經義。獨以春秋爲破缺不可讀。廢

其學。學者不得以應書。安石又與其子雱。其徒呂惠卿升卿。擬定詩書周禮義。模印頒天下。凡士子應書者自一語以上非新義不得用。於是舉者不復思索經意。亦不復論正經。惟誦安石惠卿書。精熟者輒得上第。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領時政。對者因大爲諛辭以應之。又多以佛書證六經。至全用天竺語以相高。晚回字學復以字書去取。天下士於是學者不復解經而專解字。往往辯析字畫說一字至數百言去。經意益遠。由是中外議者皆各經義而思詩賦矣。元祐初議者爭言科舉之弊。請





復舊制。公曰：先帝更創法度，如造士以經術是爲近古。且仲尼六經，何負於後世？特安石課試之法，爲縲耳。安石解經，亦未必不善，惟其欲人同己，爲大繆耳。温公亦以爲詩賦不可復然。論者謂其見經義之弊，忿懣不可遏，乃定制進士初場試經義，次賦詩，論策對經義者，許引用古今諸儒之說，及已見又詔立春秋科，大學置春秋博士，一員禁有司不得於莊老書出題程，又不得雜用申韓刑名之學，及釋氏書，仍罷試律義。至是將廷試，執政又以熙寧復策之初，進士葉祖洽議：祖宗自是對策

者皆訛前朝，以阿當世，因以爲策問可廢。當復詩賦論題。公曰：天子臨朝發策，延四方貢士，詢以治道，豈非近古良法邪？至於對者是非邪正，則在考官，去取耳，乃仍舊試策。其後論科舉者亦未息。以公至公薨，而詩賦益隆，期盡廢經義而後已，非公意也。

公晚多請，釋氏書，蓋究禪理。温公博學，有志行而獨不喜佛公每勸其留意。且曰：所謂佛學者，直貴其心術簡要，爾非必事事服習焉外也。亞家博公居家夏不掛窓，不揮扇，冬不附火，一日盛夏楊大





魯臣一居行金

公夫壞寶子器之將赴鎮戎軍卒來驛器之乃呂氏  
甥公於西窓下烈日中公裳對飲一玉器之汗流  
浹背公凝然不動雜志

公平生未嘗行草書尤不喜人博曰勝則傷仁負則  
傷儉家塾記今下

公平生未嘗駁曲直聞謗未嘗辨少時書于座右曰  
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  
中手書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又書古人  
詩好衣不近節士體象氣似拍腹中書書于屏風  
呂晦叔真大臣其言簡而意足孫莘老嘗言裕陵好

問且曰好問則裕晦叔曰好問而裕不若聽德而  
聰人有非劉向強聒而不舍者晦叔曰劉向貴戚  
之卿此語可謂忠厚然向之眷眷於漢室而不忍  
去則是也至於上變論事亦可謂不知命矣龜山語錄  
宋興以來大臣以公平章軍國者四人而公父子  
居其一一時論策之

呂希哲

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以恩補官充宗政殿筆  
書

正獻公教公事事循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

宋後集

五百四十七  
水家流經  
大寶不

五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心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闖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家傳

公從王安石學。安石以為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為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願俱事胡先生瑗。公少程一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程顥橫渠

張載孫公學李公常侍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思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勁捷。以起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說以知言為先。自得為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不為異行。正獻公常語張未曰。此子不欺闇室。守官京師。下過臺諫官遇。遷轉即一見執政。過此不見也。

正獻公廣用當世賢士人之有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

名臣言行錄  
卷八 宋 後集

此卷



代以養不特  
不觀正不應  
燕台內題  
天子私愛

不觀正不應  
燕台內題  
天子私愛

則所書人悉用之矣。正獻公嘗親書遺文曰：當世  
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公為說書凡三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  
以正心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  
能修雖在左右之人，且不能前死天下乎。

公既除諫官，嘗辭不獲，歸了瞻在邇，英戲謂公曰：法  
筵，龍象當觀第十義，公笑而不答，退謂范淳夫曰：法  
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為首，時畏方在言路，以險  
詐自任，頗為子瞻所厚，公故及之，並家傳。  
公為郡處，冷公帑多畜鱖魚，諸乾物及筍乾，尊乾以

待賓客，以減鷄鴨等生，命也。雜錄

公晚居宿州真楊間，卜除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  
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室家事一不問，不以  
毫髮事託州縣，實任和州管作詩云：除却借書沽  
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間居日讀易，又通考古  
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應釋，夜則與子承評  
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罷。雜錄

仙源嘗言與侍講為夫婦，相處三十年，未嘗一日有  
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雜志  
公與諸人云：自小官守處，未嘗入輿，以為後生





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惑其不求知者仲  
 父勸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下敢不慎乃所以  
 求知也 童蒙訓

公為人處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空之道只如病中  
 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生者以問所欲病  
 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故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  
 子如飲食衣服寒熱之類及嘗所服藥丸之類常  
 所作事 如梳頭洗面之類 病者置牌子以示人則  
 可減大半之苦凡公為人處事無如是也 童蒙訓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八 後集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九 宋學顯令申 蔡正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曾鞏

馬嘉植培元

字子固建昌軍人中進士第事英宗神宗官至  
 中書舍人

通判越州歲飢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疇野處之  
 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厲之虞則諭  
 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  
 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



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惑其不求知者仲  
 父勸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所以  
 求知也 童蒙訓

公為人處事皆有長久之計求方空之道只如病中  
 風人口不能言手不能書而養生者以問所欲病  
 者既不能答適足增苦故公嘗教人每事作一牌  
 子如飲食衣服寒熱之類及嘗所服藥丸之類常  
 所作事 如梳頭洗面之類 病者置牌子以示人則  
 可減大半之苦凡公為人處事無如是也 童蒙訓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八 後集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九 宋學顯令申 蔡正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馬嘉植培元

字子固建昌軍人中進士第事英宗神宗官至  
 中書舍人

通判越州歲飢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疇野處之  
 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厲之虞 謂期諭  
 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  
 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

徐粟價為平

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奸強而寬貧弱曰為入害者不  
去則吾民不寧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  
部中使譏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有簿記有  
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畧明賞薄急追備且開入  
自言故盜發輒得

公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  
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  
富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與期者即有所追逮  
州不遣入至縣縣每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

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  
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後數十倍

天子察公賢欲用公一日內出詔中書門下曰曾

鞏以史學稱宜典五朝史事遂以公為修撰近世

修國史必眾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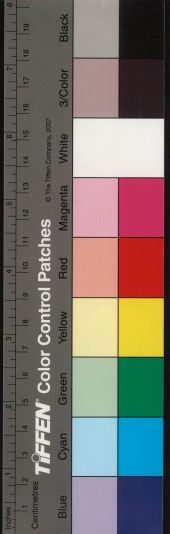
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公夙夜討論未及屬纂

會正官各攝中書舍人不俟入謝論使就職時自

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更日至數十人人舉

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代之風上亦

數稱其典雅並請又賜公換行述



初為太平州司戶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荆公諸  
 各士共稱子固文章伯玉殊不顧問譏子固吾方  
 作六經閣其為之記子固凡騰藁六七終不當伯  
 玉之意則謂子固曰吾自為之其書于紙曰六經  
 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云云子固始  
 大畏服益自勵於學矣聞見錄

初見神宗上問曰卿與王安石布衣之舊安石何如  
 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然各所以不及古  
 人曰安石輕富貴非吝也對曰非此之謂安石勇  
 於有為吝於改過上領之談叢

子固罷儉詩以錢醇老代之元素曰曾公亮知山陰  
 賤市民由數十頃為人所訟曾易占時在越幕說  
 守倅曰曾宰高利他日將貴願用茲事敗之可惜  
 父會為明守衰老宜與謀俾代其子任各守倅從  
 之會由是坐賊追停曾公猶以私坐監當深德易  
 占後易占以信州縣宰坐貶英州編管上置於曾  
 公別墅會赦自出上固欲寬再劾復往英州因死  
 焉子固時不奔喪為論議所取介甫為作辨曾子  
 以解之子固及第鄉人作感聖恩道場以為去害  
 也子固好依漕勢以陵州依州以陵縣依縣以陵





臣溫公日錄按公父死兩都杜和公為治其喪時  
惟公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制公  
墓誌亦云至南京病故此言  
不奔喪者溫公傳聞之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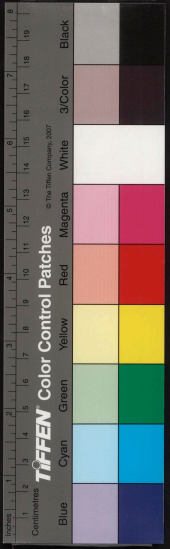
中書舍人王震序公之文曰先生以文章治天下久  
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揚鸞奔放雄渾  
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快怒江湖之波濤煙  
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以劉向  
不知韓愈為何如爾中間從外徙世頗謂偃蹇不  
偶一時後生輩鋒出先生泊外也晚還朝廷天下  
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  
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自填表占紙肆

書初君不經意午漏盡授革院吏士馬去凡除郎  
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為之訓教者  
本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術格雅重自成一家余其  
時為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  
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入也嗚呼先生用  
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典天壤相弊不可誣也

曾肇文昭公

公字子開鞏之季弟中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徽宗  
欽官至翰林學士

諫官王觀言執政作育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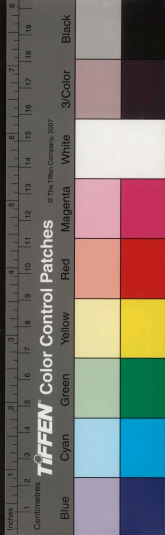


觀之。身出入內外不足爲輕重。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觀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而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觀直龍圖閣。楊文舉公撰行哲宗旣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罕及。公入對。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以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爲立政之本。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上。置諸左右。以察諷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舊御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

謂梓貴近意故不得留除知徐州

上皇即位。欽聖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兼中宣諭曰。神宗在官中。嘗稱管筆可用。召還除中書舍人。即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會日蝕。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昔所以言於上者。敷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

公嘗奏言。近世帝王善爲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史官掇其大者。別爲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





卷九

唐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一書雖一代之文章，實公百主之龜鑑。願陛下取此三書置之座右，留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為準，庶幾聖德有補萬一。

公在通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舜，且為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為妻，從神姁，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前，益語塞。

時有陳太中至，止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魯

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為詔，論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命魯公相，公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所謂休息百姓，總核庶工，甄敘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下，寧反覆以此也。本朝公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策之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貶，言者繼之，落職知和州，並行連。

蘇軾 文忠公 卷九 宋後集 六

字子瞻老蘇之長子中進士第再中制科優等  
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官至禮部尚書兼端明

示神殿翰林侍讀二學士

公生十年而先君官學四友太夫人親授以書聞古

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

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某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

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弟其弟

換募誌

嘉祐三年歐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並異  
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

歐公歐公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

所為子固歐公門下士也乃真公第二復以春秋

對義居第一以書謝諸公歐公見之以書誥聖俞

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始謙不厭久

乃信伏至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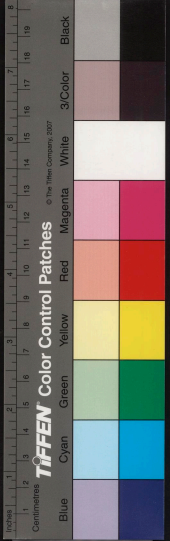
公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

韓公曰軾之材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

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昔

王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異辭矣

今驟用之則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乃授



直史館公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李薦議

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

實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更變科舉疑焉使兩

制三館議之公議上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

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大急聽言太廣進

入大銳願陛下安靜以待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

曰朕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

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

元有旨市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且以玩好示

入即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

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

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卓識

謝景温言范鎮舉蘇軾為諫官軾向丁憂多占舟船

販私鹽蘇木及服闋入京多占兵士介甫以為政

每督士以獨斷士專信任之軾為開封府試官策

問進士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

斷而亡齊相專任管仲而霸燕管專任子之而政

事同而功異何也介甫見之不悅軾弟軾辭條劄

司言青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制登科者不復

試館職以軾軾兄弟故也軾有表弟與軾不叶介



主夫一舉  
下動地微細  
不可投入以  
取後多可不

甫召之問賦過失其人言向丁憂販私鹽蘇木等  
事介甫雖偷之未有以發軾又數上章言時政得  
失擬進士策皆譏刺介甫及詔兩制舉諫官衆論  
以為當令直為諫官者無若傅堯俞蘇軾故舉堯  
俞者六人而景仁舉軾景温恐軾為諫官攻介  
甫之短故力排之介甫下淮南江南東西荆河北  
夔州城都六路轉運司體量其狀益軾眉州人其  
入京也過本州迎新守軾因帶以來耳温公日錄  
通判杭州時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  
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累正朔吾安敢

受使者亟易書解肥黨然後受之時以為得體  
徙知湖州以表謙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為誘遣臣求

赴御史獄初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  
言亦不敢詰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  
補於國言者從而錄策之欲必寬之死上儻之以  
黃州南谿副使委置公幅巾布履與用父野老相  
從谿谷之間禁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卷之七

為文更有温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  
温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所戲玩殊無側  
但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



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又曰。凡詩必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所以尚諷諫也。如東坡詩。則言一友得無罪。而聞之。豈足以戒乎。龜山語錄

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泗水。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待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間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益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詩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故宣帝之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詩史。董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大高。與朝走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怒乎。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但為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太夫。今乃方開端。則是殺士太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太夫。必援陛下。以為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以此止之。元祐語錄

介甫與了瞻初無隙。惠卿忌了瞻才高。輒間之。中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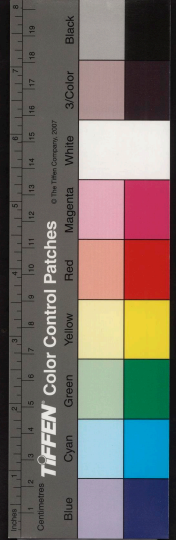


李定亦介甫客也。不服母喪，子瞻以為不孝，作詩  
詆之，定以為恨，勅子瞻作詩誘誚，遂下御史獄。謫  
居黃州，後移汝州，遇金陵，見介甫其歎。子瞻曰：軾  
欲自言於公，介甫色動，意已瞻辨前日事也。公曰：  
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公曰：大兵  
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  
此，今四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  
一言以救之。子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  
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了瞻曰：固也。然在朝  
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所以待公者

蘇軾

非循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  
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  
甫嘗為惠卿發其無復上知私書，尚畏惠卿恐子  
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語子瞻曰：人須是知行，不  
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回公戲曰：今之君子  
爭滅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介甫笑而不言。  
蘇軾其休於

溫公議改免役為差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  
弊，編戶充役，不責官府，又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  
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為免役





使民以京高不出錢而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  
上意於雇役實費之外取錢過多民遂以病若量  
出爲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溫公知免役之害而  
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  
與其選獨以真告而君實不從嘗見之政事堂條  
陳不可溫公忿然公曰昔韓公刺陝西義勇公爲  
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  
其詳意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溫公笑而止  
爲侍讀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  
開導觀上有所覺悟上雖恭默不言聞公所論

說輒肯自言之嘗侍上讀祖忠不實訓因及時事公  
歷言天下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夏人寇鎮戎  
殺掠幾萬人師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  
如此恐成衰亂之漸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  
作六井民足於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淤水入運  
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貯久廢開淤  
至是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  
之利取給於江湖潮濁多淤河行闌闌中三年一  
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一河以



此書其公...  
...  
...

一 未...  
...  
...

茅山一河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潮水畜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募入種菱湖中而收其利以備修湖杭人名其堤曰蘇公堤云

穎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禁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復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直方

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務推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編憲以符會公考公自謂已許直方卒不報

元祐七年上祀南郊公以京兆尚書爲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行禮畢特至青墩嚴衛甚肅五使乘車至景靈宮東欄轡門外忽有楮益犢車青蓋犢車百餘兩衝突而來東坡呼御營巡檢使立於輿前曰西來誰何敢爾辭行曰自后并某國太夫人國婆婆國婆婆乃某國大長公主也東坡曰可以狀



來比至青城論嚴仗使御史中丞李漢伯之純曰  
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聞事以中官不敢言東坡  
曰獄當自奏即於青城疏劾之明日中使傳命  
申執有司嚴整仗衛談  
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身隨瘴癘所長羸軀所侮  
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體心疾苦者  
畀之藥頑斃者納之膏又率眾為人施以濟瓶  
者惠人愛敬之後三年太貴以流寓者為本足也  
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  
飲不具藥不無有所視官室以庇風雨有司猶謂

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土人發土運甕以助之為  
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菜飲水著書以為樂時  
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墓誌

蘇轍

字子由老蘇次子舉進士復中制科真仁宗英  
宗神宗哲宗官至門下侍郎

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策之  
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  
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老官同為君實第以三等  
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官吾



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為不避力請黜之上  
曰以直言召入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  
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穎墳遺老傳

神宗嗣位既二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白召  
對延和殿時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  
以轍為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求財利而不知本占  
惠卿為之謀主轍議事多牾曰介甫出一卷書  
曰此書苗法也諸君孰識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  
日轍告之曰以錢貸兵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  
困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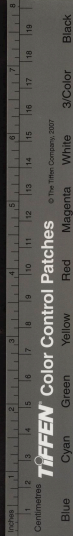
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  
富民不免要限如此則轍筆必用州縣事不勝煩  
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  
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  
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  
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  
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  
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  
立矣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  
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運判王



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  
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介甫意合  
即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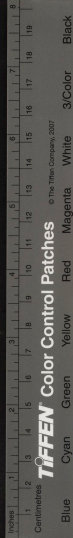
初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  
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固歲有決溢  
之患本非深害而公欲以河爲軍事中書侍郎  
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力主回河之  
計轍謂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末全乃欲取而回  
之其爲力也難其爲責也重既而回河之議紛紛  
而起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

李邦直爲中書侍郎鄧弼求爲尚書右丞二人久在  
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會定策進士邦  
直策願卽爲邪說以扇惑羣聽轍論之曰先帝  
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欲損宗室之恩止  
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  
間破家之患罷黜諸家誦數之學訓練諸將備惰  
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太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  
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  
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磨礱有利無害而元祐  
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他事有未



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  
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  
竭於是修鹽鐵榷酤為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  
亂昭帝委在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  
以察為明以識決事去下恐懼人懷不交章帝深  
鑒其失代以寬厚愷佛之政後世稱焉臣願陛下  
反覆臣言謹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  
擢用家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詞則  
大事去矣奏久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  
滌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潁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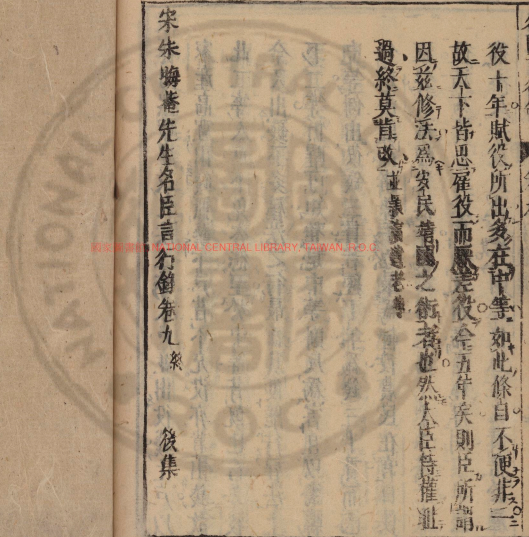
轍奏曰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  
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  
此二等入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有差役  
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其便罷行雇法上  
下二等忻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為害且以畿縣  
中等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  
今差法既行諸縣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  
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八貫二年  
役滿為費七十餘貫雇役而歸竟得閑三年秋  
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



各官身行倫  
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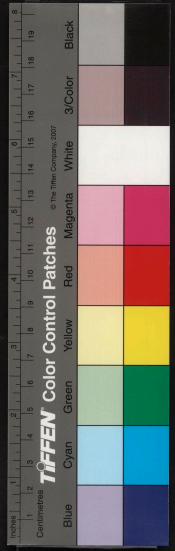
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甲等如此條自不便非  
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全五等矣則臣所謂  
因茲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然大臣侍從進  
過終莫肯改並舉議道老等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九系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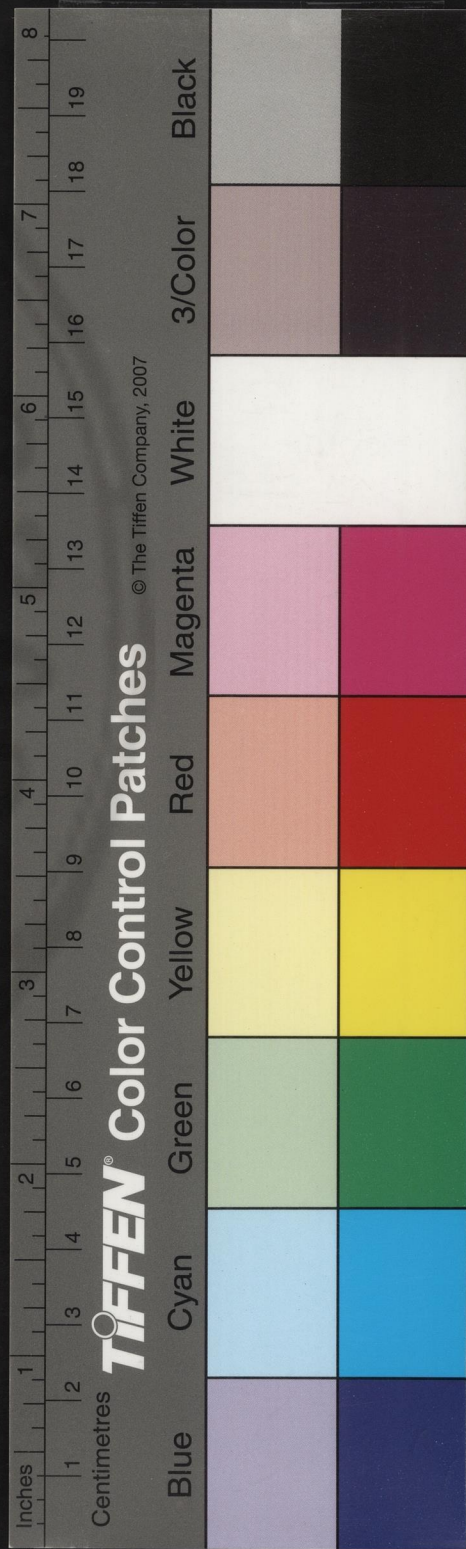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八

謝道清承先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5902 v1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十

明後學張承受先評明

宋學顯令申

參正

馬嘉植培元

公 韓絳 康國猷肅公

字子華參政忠憲公之子也登進士甲科相神

宗哲宗拜司空檢校太尉致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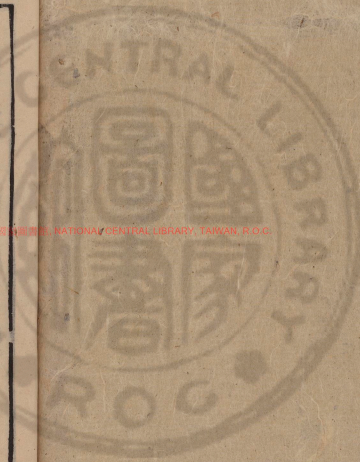
為江南東西路體量安撫問百姓疾苦縣邑以衙前

為重役一當其役則破家竭產民至有嫁祖母與

母而析生異居以避役者公為五則衙前法奏行

之民以為便則責及機行狀

宋後集



孫沔李溱等守藩犯法從官聯章請貴其罪公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救接則公道廢矣遂开劾之

為三司使內諸司吏有于恩澤者詔已許之公執條

例奏稟上曰朕不知條例當為勸改後有此等事

亦須執奏三司事多與官省相關近有有所于請

即悟條例公未嘗訛隨行狀

公在三司時議欲使官戶量出免役錢兼井之家計

田頃承役唯存鄉役及弓手之外並與蠲除單丁

女戶在第一等者亦量納役錢其錢一切以免從

錢雇召如此即不限田而官戶兼井之家不敢過

制以貪利中人得以置田以為年品官不必充役

而無業之民得以應募矣至是上手札取之公具

錄以進上令學士草詔訪問既進入上以未見哀

痛惻怛之意手定詔藁密封示公公潤色以進

用以咨訪焉王荆公領條例司深以公言為然遂

推廣衙前之法以及它役

熙寧二年九月夏羌大入慶州境公為陝西宣撫使

裂諸路兵置七將間其無備互出擄之至是深入

破敵者十七戰皆捷招降數萬人

公之入相繼王荆公之後政事有未便者賢士大夫



或置不用公將更易振舉之奏古者冢宰制國用  
今天下財用出入宰相乃不預聞始置局中書稽  
攻天下財用之數量人以為出援用司馬光上曰  
吾於光豈有所愛顧光未肯來耳行狀

三司使發帝易官罪而同列佐之欲弗責方創賈人  
免行錢孫尚書承議有異而同列欲論承問上故  
不寬上書人鄭俠激切下獄而執政馮公京嘗矚  
俠同列欲以黨俠為重坐公辨帝前不得直數求  
罷上為逐市易官稍寬二臣者而它相至欲復留  
故賈人劉佐任市易公固言不可論上前未決公

再拜曰臣言不用辱相位請從此辭上愕曰此小  
事何爾邪公奏曰小事弗伸况大事乎上為罷佐  
遣使持手詔諭公使就位公乃起後數月固稱疾  
出知許州

初進士科進擢速公言偶程文占上選未見材實勞  
最蹟眾人指期為卿輔殆亡所謂自是始議間年  
一貢士而殺其恩李邦直與神道碑

韓維

字持國忠憲公之子蔭補事仁宗英宗神宗官  
至門下侍郎





公篤志好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政不就廷試  
 乃以交任守著作監主簿外艱服除闕門不仕  
 仁宗患縉紳奔競論近臣曰恬退守道旣難則躁  
 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公死  
 古嘗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  
 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行狀

神宗潛邸英宗命韓翹公擇宮僚用王陶韓維等皆  
 名儒厚德之士神宗內朝拜稍急維曰維下拜王  
 當效之一日侍坐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  
 舞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開見錄

此皆神宗  
 夏後國公錄

神宗嘗與公論天下事語及功名公曰聖人功名因  
 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行狀  
 除起居注侍邈英講筵是時英宗方免喪簡默不言  
 公上疏曰邈英問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  
 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  
 之史也御燕閒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太臣則可  
 以極諮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成敗  
 之源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語曰時然  
 後言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雖不敏請秉筆以俟  
 除翰林學士承旨入對延和殿時京師旱神宗曰久